

云中岳武侠精品

魔剑惊龙

豪侠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I247.5

3296

(2)

中岳武俠精品

豪俠系列

魔

劍

驚

龍

(下)

台灣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十七章	丧生夜掳	(315)
第十八章	处子求援	(336)
第十九章	小蕙出险	(358)
第二十章	涤荡水贼	(375)
第二十一章	王屋三妖	(396)
第二十二章	金陵双凤	(419)
第二十三章	虎口夺人	(437)
第二十四章	太虚瑶姬	(459)
第二十五章	陷阱屠龙	(478)
第二十六章	泗水突围	(497)
第二十七章	其乐融融	(516)
第二十八章	歼击眼线	(535)
第二十九章	肉身贴搏	(556)
第三十章	桃花示警	(578)
第三十一章	魂归太虚	(597)
第三十二章	阉了善了	(619)

第十七章 丧生夜掳

溪旁那座别墅型大宅，是曾经在南京荣任吏部郎中，十余年前涉入卖官案，但查无实据，被勒令退休致仕的袁郎中住宅。本镇的人，称之为袁人大宅。

南京的吏部虽然是闲官，官府的人戏称南京的六部是养老院，但官仍然是官，依然有相当的权势。

镇上的人并不介意谁是有权势的官，反正都是官，所以袁家大宅附近很少有人接近，以免横生是非。

而且大宅离镇约两里地，镇民哪有兴趣往这附近跑，自找麻烦？因此在镇上打听袁家大宅的动静，必定白费工夫。

黄自然暗中连跑两趟，最后一夜去晚了些，已经人去宅空，只剩下袁家看守大宅的一些仆人。

袁郎中的家在凤阳，据说祖上曾经是皇朝的开国功臣之一，在中都建有功臣府第。

浦子口镇的这座园林大宅，是袁郎中从京师转任南京时所建的安顿家小的公馆。

袁郎中涉及卖官案致仕之后，便举家迁回中都老家，这座大宅便成了袁家的亲友前来南京游玩时的住宿处，平时由几个奴仆照料。

如果有众多的人出入，便表示中都的亲友前来南京快活逍遥，镇民们从不注意这些人的活动。

平民百姓与官宦，永远是两个世界的人，永远有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存在，谁也不介意谁死谁活。

他不再留意这件事，人已走了，酒肆的冲突事故没留下后患，他也就淡忘了这件事。

其实，他忽略了汹涌的暗潮。

那两个中年人，他毫无所知。

两个中年人能把两个身手高明，而且携有匕首的孔武有力大汉，在大庭广众间，打得鼻青脸肿，岂会是省油灯？

如果他知道内情，或者进一步仔细打听，将会发现真相，就没有歉疚的必要了。两个中年人应付两大汉的挑衅，原因与他戏弄两大汉的举动并无绝对的关联，他的举动，仅是挑起冲突引发事故的引媒而已。

两个中年人，是跟踪两大汉的眼线。

两大汉是在外找水贼眼线的人，另有不少同伴。他们的活动，皆受到有心人的追踪监视。

监视，通常必须避免直接冲突。

直接冲突是犯忌的事，因此酒肆冲突之后，监视的人立即更换，两个中年人乘乱撤走，由另两人替代。

监视采用遥控式的手段，避免接近中枢。

因此袁家大宅左近，并没有派跟监的眼线，已经知道中枢所在，不必派人接近监视，以免暴露行藏。

袁家大宅的人是三天之后撤走的，撤至浦子口总站码头的下游，那儿泊了两艘神秘的官船，连什么事都管的总站人员，也不敢接近走动。

跟监的人实力也相当庞大，码头附近皆有人伺伏。

两个中年人也不时在附近走动，但经常变更身份，化装易容术颇为高明，每次出现皆判若两人。

这天，又到了三艘官船，五艘船泊在一起，上下的人都显得

神秘鬼祟，令人难以分辨他们的身份。有些人穿得光鲜像名流士绅，有些则像打手帮闲。

船的警戒非常严密，码头的戒备也森严，闲杂人等休想接近，更不能登船。那些担任警戒的打手，公然佩刀挂剑肆无忌惮。

在南京，公然佩刀挂剑将有大麻烦，好勇斗狠的人，只能在衣内藏着短兵刃壮胆。

两个中年人在破晓时分，进入街尾一座不起眼的住宅。住宅不起眼，却有人在暗中警戒。

厅堂中有三个人喝茶，显然是值夜的人。

“两位辛苦。”为首的虬须大汉，向两位脸有倦意的中年人道劳：“一夜毫无动静，真的毫无发现？”

两位中年人默坐，先喝了一杯茶。

“没有。”中年人苦笑：“很奇怪，他们都上船住宿，竟然不再外出活动，到底在弄些什么玄虚？”

“也许真是过往的官员，咱们找错了目标。”虬须大汉说：“他们找水贼，会不会是打缉捕水贼的主意？也许咱们错怪他们了，少爷疑心太大。”

“你别小看了少爷。”中年人冷笑：“他虽然年纪轻轻，但不论是武功或江湖经验，都比我们这些老江湖强，他的判断很少发生错误，信任他，好吗？”

“孙老哥，我并没不信任他的念头呀！”

“也难怪少爷生疑。”中年人孙老哥说：“自从这些船只出现在汉阳府之后，沿江各城市，就连续发生美丽少女神秘失踪事故，惟一可疑的是这五艘神秘官船，少爷哪能不起疑？”

“他们分开走，也令人莫测高深。”虬须大汉不再提少爷的事：“这几天南京地面，并没发生美丽少女神秘失踪事故，不会是他们发现咱们跟踪，所以暂时停止活动，让咱们松懈戒心？”

“应该不会，咱们盯梢的行动十分隐秘，迄今为止，不会打草惊蛇。唔！很可能咱们忽略了些什么？”

“孙老哥的意思……”

“我想，会不会……”

“会什么？”

“这五艘船，是故意吸引注意的媒子，另有其他的船只负责行动，遥相呼应，以合法掩护非法。唔！真的有此可能。”

“可是这一月来，没发现任何其他船只接近，沿途也没发现船上的人在沿江各城市非法活动呀！”虬须大汉粗眉深锁：“咱们亦步亦趋，日夕紧蹊，除了发现他们的人嚣张霸气之外，没发现他们为非作歹。”

“得向袁家大宅的人查这些人的底。”孙老哥说出打算：“袁家是官宦世家，居然接纳他们住宿，他们是地位甚高的官方人员已无疑问，不难查出他们的根底来。水贼方面，可有消息传来？”

“猪婆龙与水蜈蚣的人，已经躲起来了，好像已经得到有人找他们的风声，起了疑心暂时躲起来。”

虬须大汉显然是这一组人的主事，可以掌握全盘情势：“五艘船会合，活动的人手增多，而咱们的人手不足，很难掌握他们的行动。孙老哥，你们那一组人得辛苦些。”

“是有点人手不足的感觉，希望少爷能很快赶来。”

“没获得重要的消息线索，少爷是不会赶来的，而且他另有事分心。”

“什么事让少爷分心？”孙老哥信口问。

“他发现了河南来的人。”

“河南来的人？”

“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大河中游的可怕剑客，神剑秀士鲍全一，和他的姘妇高唐神女高采英。”

“噢！这两个狗男女不是做了某位藩王的护卫吗？”孙老哥脸

色一变。

“狗屁的护卫，护卫岂是阿狗阿猫都能担任的？那是世袭军户的特权，老哥。”虬须大汉撇撇嘴：“江湖亡命即使有幸进得了王府，也只配做走狗打手而已。”

“两个狗男女，可能被王府踢出来了，居然南下来南京鬼混，能混出什么局面？江南的江湖朋友，没有人肯听他们的。少爷与他们没有过节，犯得着分心注意他们？”

“我不清楚。”虬须大汉苦笑：“似乎少爷知道他们的底细，所以留了心。上次少爷从淮安返回，心情一直不好，绝口不再提妙手灵官的事，整天落寞，心事重重，有些事让他分心也是好事。你们歇息吧！下午你们打算出动吗？”

“不出动行吗？人手不足，歇息半天已是奢求了，得好好把握，这就早些安顿。”

“长期盯梢确是烦人的事。”虬须大汉苦笑：“再拖下去，没有任何事故发生，所有的人都会情绪低落无心工作了，真无聊。”

“你放心，不会无聊。”孙老哥喝掉杯中茶向后堂走：“我本能地感觉出，即将有事故发生了，届时谁也休想偷懒安逸，不信走着瞧。”

叶家的门摊，通常已牌左右开始营业。

店堂作为住家，叶家宁可摆门摊，不在店门开门面，税可以减很多，也没有设店堂的必要时。

这天叶小菱情绪低落，因为她喜欢的邻居黄自然，一早就出门办货去了。

小丫头二八芳龄，正是待嫁的花样年华，接触的人多，却没有她中意的对象。

自从黄自然搬来，成为她的邻居，生意上有往来，每接触一次，她就对黄自然多一分好感。

黄自然不在家，她真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感觉，大闺女春心一动，便有神魂颠倒的情绪不稳现象出现。

大闺女不能使用脂粉，她在穿着上与发式上巧装扮，以吸引黄自然的注意。

事实上黄自然每次出门看到她，都忍不住赞美她几句，每句话都会让她高兴老半天，心花怒放，整天都笑容满面。

今天，黄自然大清早就走了，她心里不高兴，看守着门摊显得无精打采。

偏偏就有两个不识相的中年水客，缠住她唠唠叨叨没完没了，而且有意挑逗她，两双色迷迷的怪眼，尽在她刚发育还没齐全的微耸酥胸上停留。

她所穿的小翠衣短衫腰部紧缩，因此曲线有意无意地显露无遗。

一双油光大辫，垂挂在酥胸旁，更为引人注目，把酥胸衬得更为出色，更为撩人。

两个水客把两束精制的草鞋挑来选去，就是不想下定决心买哪一双。

这种精编草鞋，也称多耳麻鞋，与那些两三文钱一双的大量消耗品草鞋不一样。鞋底专用稻草芯，外加破布合搓编底，两侧的攀纽用麻线编花，美观耐用，价值可比十余双普通草鞋。

“这双的后跟有瑕疵。”那位生了一双死鱼眼的水客，向她说话却不看她的脸，目光落在她美好的胸部曲线上：“编花不匀称，不好。小姑娘，我们想订制，如何？价钱加一倍，每双算一百钱，合理吧？”

她心里不高兴，两水客也的确令她心烦。

“不可能的。”她仍然强忍怒火：“这些草鞋都是乡下的人拿来托售的，他们拿什么来，我这里就卖什么，我家又不制草鞋，不能接受委托。你给我一两银子一双，我也无法供应。”

“嘻嘻！你不仅值一两银子。”水客嬉皮笑脸：“而是无价之宝，真妙……”

“你说话放尊重些。”她终于冒火了，柳眉一轩：“两位客官在船上干活计，用不着穿这种草鞋，到凤阳徐州的客官才用得着，挑三拣四烦不烦呀？”

“唷！小美人凶得很呢！真够味，真妙。”另一个水客长了一只大酒糟鼻，笑得像盯着鸡笼的黄鼠狼：“好好，我们会尊重你，你……以后就知道了。呵呵呵呵……”

一阵怪笑，两人各买了一双草鞋，得意洋洋地走了，一面走一面回头瞧，像是依依不舍。

小姑娘狠盯着他们，目送两人离去，心里不住诅咒，却又无可奈何。

近午时分，从镇城雇的车、马、轿，陆续抵达总站码头。

在码头附近众多民众的目击下，五艘官船上下来了三十余名穿得华丽，十分神气的人，有一半上了车、马、轿，另一半步行相随，立即动身西行，走上了至凤阳的大官道，浩浩荡荡的甚有气势。

留在船上的人，立即显得懒散，警卫撤除了一半以上，有不少人吊儿郎当到镇上各处游荡，吃喝玩乐无人管束，正所谓山中无老虎，猴子当大王。

这些人穿得体面，霸气十足，一举一动皆流露出特权人物的气势，还真没有人敢招惹他们。

这等于是明白告诉镇民，以及注意他们的眼线，他们的主人已经远行，可能到凤阳去了。

朱皇帝在老家凤阳旁边建了一座中都大城，安顿皇亲国戚功臣宠幸。京师是京都，南京是南都。南都的旁边还建了中都。

南都与中都之间，鲜衣怒马往来的人，十之七八是皇亲国戚

权贵子弟，各地的治安人员，根本不敢管这些世家权贵，宁可闭上眼睛，敬鬼神而远之。

浦子口镇的人心知肚明，这五艘船的主人不好惹。

江浦县的治安人员，包括军方密谍，似乎已经受到权势方面的人士关照过，装聋作哑不闻不问，甚至回避这些到处乱逛的随从仆役。

幸好这些人还相当自我节制，一整天没闹出大事故，因此镇民对他们减去不少戒心，不再对他们怀有敌意。

行为比这些人恶劣百倍的权贵，在浦子口镇经常出现，比较起来，这些人反而显得可爱些，神气招摇而不生事，委实难能可贵呢！

渡江往来的旅客成千上万，浦子口镇午后显得特别忙碌，因为从凤阳徐州一带陆路来的旅客，陆续到达在这里过江。

因此镇民们对总站码头五艘船的注意力，随时光的飞逝而渐渐消散了。

黄自然是午后从南京乘渡船返镇的，恰好看到五艘船的主人，率车马轿动身。

他在镇口留心察看这些人的举动，看不出可疑的征候，不认识其中任何一个人，几个佩了刀剑的随从也不出色。

主人乘坐四人青轿，看不见面貌身材。

这些人于袁家别墅里的人根本沾不上边。主人是权势人士已无疑问，前往凤阳或中也都无可置疑。

而在袁家别墅内潜藏的人，却是要与水贼勾结的一群爪牙，气势与官船主人的随从豪奴完全不一样，怎么看也不可能把他们牵扯在一起。

疑心一解，他不再留意其他的征候，反正与他无关，他犯不着多管闲事。

反正在酒肆闹事的风波已经停息，别墅里的人也走掉了，对

方闹事打架的当事人，可能早已离开南京了。

叶小菱看到他返家，一上午的不愉快烟消云散。

她当然不会把受到两个大汉调戏的事说出，这种事本来就平常得很，大姑娘抛头露面照料门摊，接一些穷缝活计，哪能像大户人家的闺女，躲在内堂深院不与外人接触？

“甯！大包小包的，不是办货吧？”叶小菱迎着他嫣然微笑：“好像没喝酒，好现象。我替你开门。”

小姑娘大方地解他腰间的钥匙，替他启门锁。

在旁人眼中，这种举动相当亲昵。

两个水夫低头急走，瞥了他俩一眼。

街上行人来来往往，谁也没留意旁人的事。

一名魁梧的中年人，与一位脸色不健康的小伙子，跟在两个水夫的后面，像两个逛街的人。

小伙子突然看清黄自然的面貌，黑白分明的大眼张得大大的，脚下一踉跄，显然吃了一惊。

“少爷，怎么啦？”魁梧中年人伸手急扶，却又急急缩手：“别停下，那两个家伙好像要进巷子，可别跟丢了，赶两步。”

小伙子有点魂不守舍，用眼角留意黄自然的举动。

黄自然没留意有人注意他，哪能经常留意街上往来的行人？

“谢啦！”他为小姑娘替他开锁启门而道谢，将又挟又提的大包小包堆放在臂弯中，将一只大纸袋塞入小姑娘手中：“进城走了一趟，知道你和你娘喜欢美珍齐蜜钱，带了几盒给你们解解馋。哦！有人找我吗？”

小姑娘高兴得跳起来，挽住他的手臂冲入堂屋。

这瞬间，黄自然的目光接触到满脸病容的小伙子从不远处投送过来的怪异目光，猛然一怔。

这个有病容的小伙子，怎么可能有如许明亮的大眼睛？一个有病的人，第一个征候就是两眼无神。

如果病得差不多了，突然两眼有神，那可就大大的不妙，很可能进入回光返照期啦！

而且，这一瞥之下，平空生出似曾相识的感觉。但不由他多思索，小姑娘已连挽带推与他并肩进入堂屋。

再扭头回顾，小伙子已经不见了。

沿江边的小径向南行，十里左右可以到达新江渡口。中间贯穿几座小村落，有几处只有内行人才知道的私渡站，是牛鬼蛇神渡江往来的处所，也是不肖的治安人员敲诈勒索的地方。

几乎可以肯定，搭乘私渡的人，十之八九是不正当本分的有案歹徒。私渡站是江湖朋友众所周知的交通站，按行规付钱又保安全。

中年人与小伙子跟踪盯梢的技巧相当高明，远远地分开逐段跟进，直至两个水夫消失在一座三家村，然后在两三里的范围内，侦查可疑的事物，一个时辰后，满意地返回浦子口镇。

三家村距江滨不足一里，小径沿江滨通向五里外的新江渡口。

渡口是至江浦县城的大道，往来的旅客并不多，在江滨小径往来走动的人，大多数是附近村落的乡民。

三家村有水夫逗留，并不会引人注意，江滨不时有船只停泊，乡民见怪不怪。

两人返回镇中，小伙子是和中年人分开走的。

小伙子在小街前逗留了半个时辰，技巧地向几个顽童打听有关黄自然的一切。

一听是黄自然，小伙子又兴奋又困惑。

玄武门毁灭，江湖震动，都在留心查这位保定府一等级捕快的根底，谁也不会留意一个小商人，只在年轻的江湖新秀名家中寻踪觅迹。

黄姓是天下大姓之一，天知道各地有多少个叫黄自然的人？捕快的身份既然是假的，姓名恐怕也靠不住。

只有少数人知道，远在川陕交界处的汉中府倚云栈，第一淫僧四好如来，也是死在一个叫黄自然的人手中的。

小伙子在叶小菱的门摊前走了几次，对叶小菱的观察一次比一次深刻。

黄自然的住宅大门，一直是闭上的，始终不见其外出，小伙子颇感失望。

跟监守候，是十分枯燥烦人的事，尤其是目标很少出现时，跟监的人必须有最强韧的耐性。

小伙子不能长期守候，最后失望地离去。

他却不知，黄自然极有耐性地藏身在阁楼上，利用窗缝留意附近的动静，他往来走了几次，黄自然都一清二楚，特别留意他的一举一动。

江滨的那座三家村，很少有人往来，平时本来就不引人注目，夜间更像处身在绝地里，与隔江相望灯火辉煌的南京城相较，简直一是天堂一是地狱。

但这几天，三家村一反往例，不再日入而后息，而是日入活动更为频繁，晚间也有灯火了。

两艘单桅小快舟，也泊在江边的芦苇丛中。

这条江滨小径，天黑后不久就罕见人迹了。三家村距浦子口镇与新江口两码头里程概略相等，夜间不可能有乡民走动，偶尔可看到一些偷渡客在左右出没而已。

天黑后不久，两艘小快舟上来了八个人，直奔里外的三家村，与村中的十余名大汉会合。

立即分途出发，一半前往浦子口镇，一半则赶往十余里外的江浦县城，全是穿了夜行衣不做好事的装扮，脚程轻灵快速，像

一群可怕的幽灵。

三更将尽，三个黑影潜伏在邻室的屋顶。

小街的房屋，大半作为小商店的店面，这种街上的小店区，房屋都是毗邻连进式的，关上了前门和后门，便无进出的门路了。

如果有两或三进，那表示屋内有天井小院子，就有了出人的通道，会飞檐走壁的人，可从屋顶接近，跳入天井不需从门户往来，里面的堂门厢门容易对付。

叶小菱这一家住了两户人，可知中间必定有天井小院子。

后进住了姓杨的一家，小院子是两家人活动的地方，晚上在一起话家常，相处融洽。杨家大嫂也兼替叶小菱母女修补接来缝补的衣裤，赚几文钱补贴家用。

总之，这种贫穷小户人家，既不可能与强梁结仇怨，也不可能为非作歹去偷去抢，活得苦但也平安快乐，不会一天到晚担心灾祸上门。

偏偏就有灾祸上门，贫穷小户仍可能发生意外的灾祸，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俗语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意思是警告那些乐而忘忧，不知人世险恶的人不可大意，要提防意外的灾祸。

但说来容易，做起来却困难，人哪能日日防饥，夜夜防盗？活得未免太辛苦了。

三个黑影毫无顾忌地往下跳。小院子里，叶杨两家人大小八口，全在院子里歇凉，小桌子上摆了些茶点果品，惟一的烛台发出朦胧的幽光。

人往下跳，带起的风一刮，烛火摇摇，老少八人看到蒙面人跳落，胆都快被吓破了。

钢刀刚出鞘，扑向叶小菱的人大手伸出了。

“灭口！”这人低喝，一把挟住了吓呆了的叶小菱。

另两名蒙面人的刀还来不及挥出，啪啪两声暴响，瓦片奇准地在两人的头顶上开花，两人向下一栽，手脚略一抽动便失去知觉。

挟住叶小菱的人刚一刀向叶大嫂砍去，刀却在途中被一只大手牢牢地扣住了刀身。

“你干什么呀？”扣住刀的人问：“掳人杀人，我要知道你们结了些什麼不共戴天之仇。”

这人夺刀两次，刀像被大铁钳钳死了，知道碰上了可怕的高手，火速丢掉刀，推开叶小菱，双手齐出，上抓五官下掏阴裆，十个指头可能真有抓石成粉的威力，是练了鹰爪功的名家。

糟了，刀光一闪，再闪，这人的双手齐腕而折，刀砍在手腕上如切豆腐。

“哎……”这人厉叫，脚下大乱。

“哎……呀……”叶小菱被这人踩了一脚，终于神魂入窍，痛得出声尖叫，完全清醒了。

这人失去双掌，仍想纵身登屋逃走，刚起势，便被一掌劈中耳门砰然摔倒。

“不要做声。”现身救助的人是黄自然，他一直就躲在阁楼上，居高临下监视着左邻右舍。

白天他对小伙子生疑，也发现另有不寻常的人来去，因此暗中留意，他已嗅出不寻常的危机。

也许这些人是冲他而来的。

他这种人，才需要时时刻刻提防意外。

“黄爷……”叶小菱像是溺水的人，抓住了救命的漂木，抱住了他虚脱地叫。

“你们赶快歇息，我来善后。”他拍拍小丫头的背心：“不要怕，危险过去了。记住，今晚不会发生任何事，谁要是害怕，透

露丝毫口风，将大祸临头。快走！”

“我……”

“你尤其要小心。”他将小姑娘推向前进房舍：“他们像是为你而来的。”

地下摆了三具死尸，至少表面看来像是死了，老少八个人，哪曾见过这种阵仗？早已魂不附体，如受催眠地踉跄而走。

处理尸体毫无困难，他挟走两个人轻而易举。

尸体往江边的急流一丢，过几天就可能漂入大海了，春汛期间浊浪滔滔，尸体不会沉下。

留下一个活口，他必须了解经过。

将人挟入房中，挑亮了灯火，拉掉那人的蒙面巾，看清是一个相貌狰狞的中年人。

没错，这个人曾经两次出现在对街的屋檐下。

“不是偶发事件，这些人曾经多次探道。”他心中了然，确是冲叶家的人而来的。

一盆凉水加上几记不轻不重的耳光，这人终于完全清醒了，头部被瓦片击中，并没受到严重的伤害。

“噢！你……”这人看清了处境，大为吃惊：“你是叶家的左邻，你……”

“他娘的！大概你把左邻右舍的人全摸清了。”他更为恍然，对方探道摸底的工作做得相当扎实：“叶家无财无势，一家子苦得像牛马，工作所得所赚，仅够糊口而已，怎么可能劳动你们这些武功惊人的高手，来杀他们全家？为什么？”

“我们并不想杀人。”这人坐起活动手脚，发觉手脚活动不怎么灵活，知道曾经受到行家的禁制：“谁叫他们不早些安歇？不留活口理所当然。如果能神不知鬼不觉将人带走，我们是不必杀人的，以免善后费事，处理全家失踪的事也不易安排妥当。”